菊话

菊花在植物分类学中是菊科、菊属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。按栽培形式分为多头菊、独本菊、大丽菊、悬崖菊、艺菊、案头菊等栽培类型；有按花瓣的外观形态分为园抱、退抱、反抱、乱抱、露心抱、飞午抱等栽培类型。不同类型里的菊花又被命名各种各样的品种名称。

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，花中四君子（梅兰竹菊）之一，也是世界四大切花（菊花、月季、康乃馨、唐菖蒲）之一，而且产量居首。 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（清）朱耷《瓶菊图》

A 喜欢菊花 不需理由

因为菊花不与百花争春，不畏霜寒风冷，单独开放在草木凋零的秋日，而且还开得那么美丽、那么娇艳、那么百态千姿风情万种，这就难免让人倍加喜爱了。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爱菊之人。

众所周知的是“晋陶渊明独爱菊”。他的名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”，千百年来脍炙人口。

唐朝诗人白居易也喜欢菊花的性格，他这样《咏菊》：“一夜新霜著瓦轻，芭蕉新折败荷倾。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

宋朝诗人杨万里也有类似的《咏菊》诗：“物性从来各一家，谁贪寒瘦厌年华？菊花自择风霜国，不是春光外菊花。”

宋朝女诗人朱淑真，则喜欢菊花的清高。她写道：“土花能白又能红，晚节犹能爱此工。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”

晚唐时起义造反的“冲天大将军”黄巢，索性在诗里把自己和菊花合而为一了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

老一辈革命家陈毅也写诗赞美菊花道：“秋菊能傲霜，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，风霜其奈何！”这不就是革命者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精神么！

其实，多数人喜欢菊花不需要理由：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（元稹）每年重阳节来临，他们就采来菊花，插在头上：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（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）重阳节头插菊花的风俗，从那时就沿袭下来。《析津志》载，中秋过后，大驾自上京返大都，皇帝、大臣及随行人员，人人头上都要簪上一朵紫菊花或是金莲花。有词句为证：“九月登高簪紫菊，金莲红叶迷秋目，万乘时还劳万福。”

菊花被更多城市、更多人民所喜爱，还是在当下。北京、太原、德州、芜湖、中山、湘潭、开封、南通、潍坊、彰化等市，以菊花为市花。菊花还是日本国花。

B 菊花虽美 培植不易

关于菊花最早的记载见之于《周官》《埠雅》。《礼记·月令篇》：“季秋之月，鞠有黄华。”这里的“鞠”是弯曲的意思，是说野生的黄色菊花茎基呈匍匐状。至今北京郊区仍可见野菊花，颜色有紫、黄两种，紫菊花序如钱，黄菊花序如豆。自唐宋以来，由人工培植，才有了茎直立、花序大、品种和颜色都多起来的大菊。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可为佐证：“九月重阳，都下赏菊，有数种：其黄白色蕊若莲房，曰万龄菊；粉红色曰桃花菊，白而檀心曰木香菊，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，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，无处无之。”

辽金之际，大菊由南方引至北方，多摆放在皇宫内苑里。元大都时期，一株大菊价值不菲。有欧阳元功《渔家傲·九月都城秋日亢》中的词句为证：“一本黄花金十铟，富家菊谱签银榜。”十铟，就是十锭银子，也可以解释为十吊铜钱。一千个制钱穿在一起为一吊，相当于一两白银。两种解释虽不等量，可对于老百姓来说都不是小数目。（《日下考·风俗》）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·黄英》篇中，有个顺天（即北京市）人名叫马子才。他们家世代喜爱菊花，到马子才这辈爱菊“尤甚”，听说哪里有好品种，不惮千里，一定要把它买回来。听说金陵（今南京）有一二种北方所无的品种，立刻整装出发至金陵，多方为之营求，买到两芽，“裹藏如宝”。这个情节并不全是虚构。

菊花虽美，培植却不容易。明清以来，京城官宦人家园子里的菊花，大都要雇来自右安门外草桥一带的花农来侍弄，称之为“花把势”。据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：“种菊之法，自春徂夏，辛苦过农事”——比种庄稼辛苦；“菊善病，菊虎类多于螟螣贼蝥”——危害菊花的害虫比危害其他农作物的害虫种类要多：有菊蚁、黑蚰、蚯蚓、象干虫。因为培植不易，所以价格不菲，“圃人废晨昏者半岁，而终岁衣食焉”——花农起早贪黑辛苦半年，能挣出一年的衣食来。

北京地区大面积种植菊花，始自明清之际。据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，草桥的花农种植最多的花卉，就是菊花。

C 晚香亭外 徐宅园中

唐朝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诗：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当菊花盛开，邀三五知己，对菊把酒，吟诗作画，实为一大乐事、雅事，想想都觉浪漫。

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圆明园长春园内仿建苏州“狮子林”落成，乾隆皇帝举办了一次赏菊会。菊花本是从中国向外传出去的，而清朝君臣此时赏的菊花却是从国外传回来的，共四十余种。这些菊花的品种都是此前国内没见过的。乾隆皇帝本人先为每一种菊花写了一首五言诗，而后命来奉旨赏花的人每人把四十多种菊花画一遍，还要题上诗。

清朝乾隆、嘉庆年间，“官内阁中书有年”的赵鈖，性爱菊，号菊隐，与张问陶、翁方纲辈为文字交。据记载，赵鈖是河北易州（今易县）人，他七品中书小官是用钱捐的。别看他官不大，却很有气节，“和珅欲招致，鈖不从，引疾归”，和珅倒台后才复出。他购宅于宣武门外上斜街，艺菊之所名为“晚香亭”。每到秋天菊花盛开之时，无论访客认识不认识，只要是来赏菊的，一律盛情接待。赵氏所艺菊花，可以开过冬至，与寒梅相衔接。刘墉写诗赞他道：“直以菊花为性命，果然松雪是神仙。”松雪是元代赵孟頫的号，此处指赵鈖。

清中期以后，京城官宦人家种植菊花者渐渐多了起来。诗人陈琮笔下的“好事者列菊花数十层于屋下，前者轻（低）后者轩（高），望之若山坡，五色灿烂，环围无隙，名曰花城”，出现时间只能是嘉道年间，因为陈琮卒于1823年（道光三年）。

清朝末年，台基厂南口路西徐尚书宅园的菊花最为著名。徐家是汉军正蓝旗人。徐泽醇是嘉庆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、赞署户部尚书，咸丰八年卒于官。徐泽醇之子徐桐，道光进士，同治帝师傅，光绪年官至礼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体仁阁大学士，深受慈禧太后信任。徐桐之子徐承煜，为刑部侍郎。由于徐家是世族显宦，徐桐又是西太后宠臣，朝中人脉广结。菊花盛开时节，亲朋好友、僚属门生纷纷前来登门赏花，善丹青者画菊，善诗文者咏菊，装订成册，珍重藏之。

庚子事变，因徐桐父子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支持者，八国联军入城，徐桐被迫悬梁自尽，徐承煜被日军俘获，在菜市口被处斩，徐宅被划入租界。昔日赏菊盛况便也一同消逝了。

问世于光绪末年的《燕市货声》《燕城花木志》作者——自号闲园菊农的蔡绳格先生，本是八旗世家、将门之后，生性淡泊，酷爱菊花。他家住东城柏林寺附近的石头桥，园中有佳种数百株。菊花开时，邻翁野老相继来园中赏花。蔡先生本人即善丹青，将园中佳种一一写生留存，集成四册，题曰“闲园菊谱”。

再晚些的刘（音杰）园（1884–1962）的菊园也很有名。刘园早年留学日本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律系，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，“九一八”后回到北京，读书艺菊。1960年他将园内建筑以及六十余株果树、两千余盆花卉捐献给国家，由市园林局接管。刘宅原址，后来修建了徐悲鸿纪念馆。

D 可药可酿 食单最雅

服菊，就是以菊为食、为药、为酒而服之用之。毫无疑问，菊花是可以服用的，而且服之有益健康。《本草备要》中说：甘菊花性秉平和，能益金（肺）、水（肾）二脏，能养目血、去翳膜，治头目眩晕，散湿痹游风。可药可饵，可酿可枕。

第一个提出以菊花为食的当属爱国诗人屈原。他的《离骚》中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之句。

汉朝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：“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。”“蜀人多种菊，以苗可入菜，花可入药，园圃悉植之。”从这些记载看来，中国栽培菊花最初就是为食用和药用的。

陶渊明也服用菊花。从他的《九日闲居》序文中可以看到，这位老先生不光赏菊，还“空服九华”。九华，即菊花。

再来说说菊花酒，最早饮菊花酒的还是陶渊明。但他所饮之酒，未必纯是菊花所酿，或许是用酒泡的菊花。但后人可能是从这里得到启发，将采自重阳的菊花，加入发酵的谷物中，到来年的重阳饮用。

陶渊明家在江西，菊花酒的发源地恐怕也是江西。北方出现菊花酒的较早记载是《辽史·圣宗本纪》：统和三年（985）闰九月，“重九，骆驼山登高，赐群臣菊花酒。”统和四年的重阳节，辽圣宗率群臣来到辽宁林西东北的黑河州登高祭天，之后以菊花酒赏赐给跟随大臣的妻子。

明清两代，菊花酒已成为皇宫里过重阳节的必有饮料。

说到服菊，不能不说说菊花火锅。被誉为国学家的夏仁虎在他的《旧京秋词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更摘寒英堆满案，招朋同试菊花锅。”诗后注释说：“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，此亦旧京食单中最雅者。”《旧京秋词》发表于1939年，所谓“旧京”，指1928年以前的北京。也就是说，盛行于晚清宫廷之内的菊花火锅，到民国年间才进入“尝试”阶段。据考证，白色菊花是唐朝才出现的。白居易“满园花菊郁金黄，中有孤丛色似霜”的诗句就是明证。

“一从陶令评章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。”这句诗是《红楼梦》潇湘妃子《咏菊》诗中的。诚然，关于菊花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